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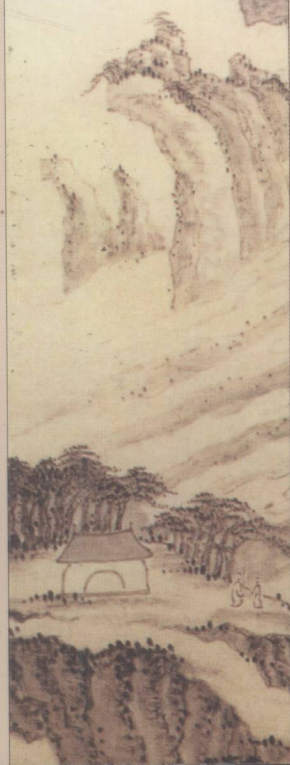
历代诗话丛书

Lidai ShiHua

CongShu

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著 陆洁栋 周明初 批注



历代诗话丛书

Li Dai Shi Hua
Cong Shu

艺苑卮言

(明) 王世贞 著
陆洁栋 周明初 批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苑卮言/(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2

(历代诗话丛书)

ISBN 978-7-80729-557-0

I. 艺… II. ①王…②陆…③周…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评论—中国②古典散文—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713 号

书 名 艺苑卮言

著 者 (明)王世贞 著 陆洁栋 周明初 批注

责任编辑 汪允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 212212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57-0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8420818)

前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实际领袖之一,曾与李攀龙齐名,在李攀龙之后又独主文坛多年,钱谦益称其“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埴,近古未有”。

王世贞著作繁富,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和《弇山堂别集》等。《艺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诗文理论专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贞文学理论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当时之人奉为金科玉条,而且影响着后来近百年的文坛。

卮言,即自然随意之言。《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漫衍,所以穷年。”成玄英《疏》曰:“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此书命以“卮言”之名,当然是出于王世贞的自谦。其实,《艺苑卮言》远非“卮言”如此简单。明人屠隆就曾赞叹:“自有元美广大变化,斯其所以极玄也。读《艺苑卮言》辩博哉如涉太湖云梦焉。”清人毛先舒也认为:“古人善论文章者,曹丕、陆机、钟嵘、刘勰、刘知几、殷璠、释皎然、严羽、李塗、高棅、徐祯卿、皇甫汈、谢榛、王世贞、胡应麟,此诸家最著。中间刘勰、徐、王持论尤精樵可遵,余子不无得失。”“论诗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严羽《沧浪吟卷》、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此六家多能发微。”可见,《艺苑卮言》在屠隆眼里,是读之“如涉太湖云梦”的气势磅礴之作;在毛先舒眼中,则是堪比《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的巨著。这些评论虽然属于一家之言,但也可说明《艺苑卮言》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

那么,对于《艺苑卮言》,屠隆所谓“辩博”,毛先舒所谓“精樵可遵”,是

怎样体现的呢？《艺苑卮言》如此倍受褒美，以至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巨著，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不妨先关注一下王世贞自己对《艺苑卮言》的态度：“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这番虚心阔达的气度，的确不失王世贞大家的风范。所以，读《艺苑卮言》者大可不必囿于王世贞属“复古派”的先念，而恰恰要理解：王世贞对《艺苑卮言》虽有自悔之意，但就书中论调而言，并不偏于一端；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必如钱谦益所批评的“今之君子”那样“未尝尽读弇州之书，徒奉《卮言》为金科玉条，之死不变”。避免了这两种情况，才能算作读《艺苑卮言》的开始，也才能理解所谓的“辩博”和“精核可遵”。

“辩博”和“精核可遵”首先表现在《艺苑卮言》的写作宗旨之中。其序言道：

余读徐昌谷《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该，如二酉之藏耳；其于雌黄曩哲，橐钥后进，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核，余固少所可……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

在此，王世贞分析了《谈艺录》、《升庵诗话》以及《沧浪诗话》等三部前人文理论著作各自的不足，并提出要“补三氏之未备者”，他的目的就在于全面评述古今作家以求找到一种诗文的“法度”，作为师法的典范。这就是他“为一家言”的宗旨所在，也是《艺苑卮言》的意义所在。这一宗旨当然不可能脱离王世贞的文学复古思想而存在，但从客观上说，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诗文发展到明代所提出来的必然要求。王世贞对诗文“法度”孜孜不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为了寻找这种“法度”并用以引导当时的文人创作，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尝试着从所论及的三百余人五百余篇作品中绌绎出共同的规律和法则，而这三三百余人五百余篇作品，基本上涵括了先秦至明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传统诗文在创作上最高成就的典型作家与典型作品。这足可显示其搜罗经典之富博。与此同时，这些经典又被详细地从字法、句法、音律、结构、风格等“法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又足见其分析之全面。

对于诗文的“法度”，王世贞的要求颇为严格，他于《徐汝斯诗集序》曾

说：“诗不云乎：‘有物有则。’夫近体为律，夫律，法也，法家严而寡恩。”但在《艺苑卮言》之中，他又能比较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例如，他说：“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这里，他既主张严格遵守“法度”，又强调了要“巧运规外”，不为“法度”所束缚。除此之外，王世贞还进一步指出：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岐级可寻，无色声可指。……

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对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

诗云：“有物有则。”又曰：“无声无臭。”……然则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径者，最也。

郭绍虞先生称这种“神与境会”，“有点类似于性灵说的见解”，“更是类似神韵说的地方”。这是极有道理的，这也恰好说明了《艺苑卮言》中的“法度”原则并不是拘泥不化的，相反，它更强调“妙亦自然”、“一师心匠”，也就是要出乎自然地抒写真实情感，这也正是王世贞“法度”理论的最完美的境界。

对最完美“法度”的追寻是《艺苑卮言》“辩博”的又一表现，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并在书中有明确表示的反对“剽窃模拟”的观点，则是此书“精榘可遵”的又一个重要部分。

明代的复古运动不同于唐宋，它首先强调掌握古法，虽然兼及内容，但明显更倾向于重视形式。在这种整体氛围的笼罩下，“复古派”诸人过分强调学习古人、恪守古法，给复古运动带来了重大流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剽窃模拟”之风。王世贞明确反对这种风气，《艺苑卮言》卷四有云：

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不妨俱美，定非窃也。……近世献吉、用修亦时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已是下乘，然犹彼我趣合，未致足厌。乃至割缀古语，用文已陋，痕迹宛然……斯丑方极。模拟之妙者，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

当然,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一味模拟古人,不过王世贞的态度则较他们来得更加明确与坚决。在《艺苑卮言》中,他非但对文学史上诸多模拟剽窃的作品进行抨击,对近世李梦阳、李攀龙等人的“尺寸法古”也是倍加指责。例如他嘲笑黄庭坚、陈师道点窜李白、杜甫诗句据为己作的做法是“点金成铁”;批评李梦阳“打鼓鸣锣何处船”之语是“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秽”。

由此可见,王世贞是主张将追求“法度”与反对“模拟剽窃”相统一的。他追求“法度”是要通过复古来寻求古典审美理想的回归,他反对“模拟剽窃”则是在强调学习古法的原则与方法,两者的结合便是在复古中求革新,因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全面评述古今作家,追求完美诗文“法度”,反对“剽窃模拟”,在复古中求革新,可以说是集中表现《艺苑卮言》“辩博”和“精榘可遵”特征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当然,在阅读过程中,诸多细致入微的剖析,精彩纷呈的论断,出人意表的评判,还会不断地给这种“辩博”和“精榘可遵”提供更多的佐证,而这需要读者自己的体验与发现。

陆洁栋

目 录

前言	1
原序一	1
原序二	2
卷一	3
卷二	19
卷三	35
卷四	52
卷五	71
卷六	88
卷七	105
卷八	121

原序 一

余读徐昌谷《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该，如二酉之藏耳；其于雌黄曩哲，橐钥后进，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核，余固少所可。既承乏，东晤于鳞济上，思有所扬挖，成一家言。属有军事，未果。会偕使者按东牟，牍殊简，以暑谢吏杜门，无賚书足读，乃取掌大薄蹄，有得辄笔之，投簏箱中。浹月，簏箱几满。已淮海飞羽至，弃之，昼夜奔命，卒卒忘所记。又明年，复之东牟，簏箱者宛然尘土间。出之，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既成，乃不能当也。其辞旨固不甚谬戾于本，特其湮漫散杂，亡足采者，非以解颐，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论《易》。”吾甚愧其言。嘉靖戊午六月吴郡王世贞元美序。

徐禎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祖籍常熟，迁居吴县(今苏州)。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授大理寺左寺副，后因失囚被贬为国子监博士。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前七子”之一，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中四才子”。有《迪功集》、《迪功外集》。《迪功集》之《谈艺录》一卷是其论诗之作，也是“前七子”诗论的代表之一。

用修，杨慎字。此处言其诗论之作《升庵诗话》。

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西北。二山皆有洞穴，相传小酉山洞中有书千卷，秦人曾隐学于此。后即以“二酉”称丰富的藏书。

雌黄，指评论；曩，指先时，以前；橐钥，同“橐籥”，原指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装置，犹今之风箱，引申为生发、化育之意。“雌黄曩哲，橐钥后进”，可理解为评点先哲，启发后进。

严氏，即严羽，其书指《沧浪诗话》。

原序 二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尚书世贞”条：元美（王世贞字）弱冠登朝，与济南李于鳞修复西京大历以上诗文，以号令一世。于鳞既歿，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埴，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而元美晚年之定论，则未有能推明之者也。元美之才，实高于于鳞，其神明意气，皆足以绝世。少年盛气，为于鳞辈撈筌推挽，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峻坂、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于是乎洪然汗下，遽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

余始有所评鹭于文章家曰《艺苑卮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岁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脱稿。里中子不善秘，梓而行之。后得于鳞所与殿卿书云：“姑苏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较俊语辨博，未敢大尽。英雄欺人，所评当代诸家，语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岂遂以董狐之笔过责余，而谓有所阿隐耶？余所名者“卮言”耳，不必白简也。而友人之贤者书来见规曰：“以足下资在孔门，当备颜、闵科，奈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称许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则请绝问讯，削名籍。余又愧不能答。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遗，余不明时时有之，然乌可以恚訾力迫而夺也？夫以余之不长誉仅尔，而尚无当于于鳞。令余而遂当于鳞，其见恚宁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点嗜羊枣，叔夜嗜锻，玄德嗜结毼，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毋若余之益甚嗜坎！盖又八年而前后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付它录为别卷，聊以备集中。壬申夏日记。

卷 一

泛澜艺海，含咀词腴，口为雌黄，笔代衮钺。虽世不乏人，人不乏语，隋珠昆玉，故未易多，聊摘数家，以供濯拔。

语关系，则有魏文帝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钟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沈约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波震于下。”

李攀龙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滓，蝉蜕污浊之外者，诗也。”

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语诗，则挚虞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造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

隋珠，即“隋侯之珠”，传说中隋侯所得的宝珠。《淮南子》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敷）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昆玉，指昆仑山的美玉，多用于比喻精美文章。陆倕《新刻漏铭》：“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李周翰注曰：“灵珠、昆玉，喻文章之美也。”

魏文帝（187—226）：即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代表作《燕歌行》是中国七言诗较早的优秀作品，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是西汉后期最为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气势恢宏，瑰丽奇谲，是其代表之作。

魏徐干《室思》：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飘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缋成体，岂取骀爽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傅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情傅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钟嵘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诗有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词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诂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刘勰曰：“诗有恒裁，体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又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又曰：“文之英雄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又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守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润。”又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烦，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江淹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璧犹蓝朱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又曰：“自汉至魏，词人才子，文体三变：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工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彩。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又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独孤及曰：“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于古，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除诗文辞赋外，主要著有《晋书》、《宋书》、《四声谱》等。

荆山：山名，多产宝玉，据传和氏璧就出自此山，荆山之玉即比喻极珍贵的东西。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路鼗：古时祭享宗庙所用的四面鼓称路鼓，路鼗为较小的一种路鼓。《宋书·乐志一》：“四面者曰路鼓、路鞀。”土鼓，鼓的一种。《周礼·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箏。”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篆籀，篆文和籀文。

籀生于鸟迹。”

刘禹锡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于诗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故篇无足曲，词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炼成字，千炼成句。”

释皎然曰：“诗有四深、二废、四离。四深谓气象氛氲，深于体势；意度繁薄，深于作用；用律不滞，深于声对；用事不直，深于义类。二废谓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四离谓欲道情而离深僻，欲经史而离书生，欲高逸而离间远，欲飞动而离轻浮。”

梅圣俞曰：“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严仪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又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殚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唐庚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途，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叶梦得云：“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外。‘弹丸脱

释皎然：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唐代诗僧，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所著流传至今的有《诗式》五卷、《诗仪》一卷。《诗式》为当时诗论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

严仪：即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仕，为南宋著名文学理论家。所著《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

羚羊挂角：传说羚羊夜眠防患，以角悬树，足不着地，无迹可寻。比喻意境超脱，不着形迹。

手’，虽是输写便利，然其精圆之妙，发之于手。”作诗审到此地，岂昨更有余事？又有引禅宗论三种曰：“其一‘随波逐浪’，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截断众流’，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函盖乾坤’，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俟。”

陈绎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

李梦阳曰：“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如人身以魂载魄，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

徐祯卿曰：“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窅渺，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定其侈。此诗之流也。若夫妙骋心机，随方合节，或钧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尽心，或缓发如朱弦，或急张如跃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伏而后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凄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此轮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又曰：“朦胧萌折，情之来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也。简练揣摩，思之约也。颀颀累贯，韵之齐也。混纯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又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为官刚正不阿，敢于同皇戚权宦作对，屡次下狱。著有《空同集》，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前七子”之一。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有《怀麓堂集》和《怀麓堂诗话》,为明代茶陵派之首。

戚惊殊慄:即忧愁欢乐,情绪迥异。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临屐山人,山东临清人。曾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社论诗,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代表“后七子”之一,后与李、王等交恶,被排除出“七子”之列。有《四溟集》及诗论《四溟诗话》。

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东阳曰:“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又曰:“法度既定,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维祯曰:“蝟蟮不与蟋蟀齐鸣,绋绋不与貂裘并服。戚惊殊慄,泣笑别音,诗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黄省曾曰:“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于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构唱,真写厥衷,如春蕙秋华,生色堪把,意态各畅,无事雕模。末世风颓,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严,割强先露。”

谢榛曰:“近体,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又曰:“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

皇甫汈曰:“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修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又曰:“语欲妥帖,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为玷;片语之赘,并弃其余。”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漠;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

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轼曰：“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止耳。”

陈师道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涂云：“庄子善用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太史公善用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

李攀龙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总论，则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原籍琅玕临沂(今山东临沂)，世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在南朝梁时，任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又仕北周、隋两代，自叹“三为亡国之人”。其所著《颜氏家训》流传后世，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家庭教育教科书。

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北宋诗人。曾任徐州教授等职，因追随苏轼、黄庭坚而遭罢免，贫病困顿而死。有《后山居士文集》。北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其为“江西诗派”自黄庭坚以下“法嗣”之首。